

思索來時路，噴以絲路： 噴吶的多重宇宙

文 / 黃雅農（跨域藝術家、噴吶旅人）

圖 / 黃雅農、Reuters

一般人都不知道，噴吶其實並非來自於中國。中國東南沿海小噴吶「海笛」的稱呼，其實就暗示了它從海外而來的背景。

從面相看八字，由名字見身世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雙簧樂器最早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Mesopotamia）¹，而噴吶則發源於古波斯（今伊朗）。隨著經濟、文化、政治與宗教的交流，它沿著絲綢之路逐漸往東西方傳播，並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經歷「文化適應」（Cultural Adaptation）與「自然適應」（Natural Adaptation）²的過程，逐漸吸收、轉化並發展出各地的在地特色。



黃雅農

例如，樂器的構造會因地制宜：

一般使用蘆葦³製作的吹嘴，到了深山中可能改用蟲殼或蟲繭製作，在熱帶地區則常見以棕櫚葉為材；管身在亞洲以硬度高的檀木為主，高加索地區則轉用普遍生長的杏桃木，在高緯度地區甚至會用樹皮捲成錐形。至於擴音部分，一般東亞東亞噴吶的喇叭口以金屬與管身分離製作，中亞、中東則偏好木頭一體成型，工藝相對簡樸的非洲地區則直接以葉片或樹皮捲成喇叭形，再以樹枝簡單固定。北管噴吶喇叭碗「吹斗」的兩段式結構更揭示了早期技術的侷限：當時工藝尚無法一次打造完美弧形，只得以拼接方式完成喇叭的輪廓。

僅是瞄一眼樂器的外觀，已能大致推敲出它所處的時代背景、地理環境與文化樣貌。

更進一步，每一種材料與工法都會影響音色、技巧乃至風格。

那麼，是地理環境塑造了音樂風格？還是人文習慣影響了樂器形制？這正是一道值得探究的文化「雞生蛋、蛋生雞」命題。

¹ 為「兩條河流中間的地方」。兩條河指的是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又稱「肥沃月灣」。它大體位於現今的伊拉克，其存在時間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直到公元前2世紀，是人類最早的文明。

² 前者是指人類在面對不同文化環境時所展現的行為與思想的調整，後者則是指生物體為了生存和繁衍而對環境變化所做的生理或行為上的改變。簡單來說，文化適應是學習和接受新的文化模式，自然適應則是生物體與生俱來的生存策略。

至於「噴吶」這個名字從何而來？

除了外觀，名稱本身也藏有不少文化基因。噴吶在其發源地波斯語中稱作Sornay，意指「熱鬧的蘆笛」⁴。一路向外演變，從土耳其的Zurna、中東的Surnay、烏茲別克的Surnai、印度的Shehnai、柬埔寨的Sralai、馬來西亞的Serunai、印尼的Saronen，一直到華語世界的「噴吶」，這條語言脈絡清楚顯示出它們同出一源。



波斯新年（Nowruz）前夕在街頭演奏的伊朗音樂家。（照片 Reuters）

另外，在歐洲也有一條平行展開的樂器分支：中世紀的Shawm、法國的Chalamie、德國的Schalmei、葡萄牙的Charamela，甚至延伸到中南美洲的Chirimia，以及日本的Charumera（チャルメラ）。這些名稱皆與製作吹嘴的蘆葦材質有關。

你或許會好奇：日本為何也有這樣一詞？這可追溯到十五世紀的大航海時代⁵。隨著造船技術的革新，西方國家積極探索東方，當時正值日本戰國時期，對外交流尚屬開放，葡萄牙傳教士便將這個詞帶入了日本。但好景不長——1587年，豐臣秀吉頒布「伴天連追放令」⁶，接著江戶幕府又於1613年實施禁教令⁷，日本與西方的交流之門自此緊閉直至十九世紀。

19世紀末，噴吶隨華人移民傳至古巴，被稱為Trompeta China⁸，逐漸融入嘉年華音樂。不僅反映了西班牙殖民的歷史，也見證了古巴與中國的貿易往來。

婚喪喜慶之外

早期與旁人提起學噴吶這件事，總會換來對方驚訝的表情，接著問：「你有吹過白場嗎？」明明是「婚喪喜慶」四個字，怎麼大家只記得「喪」呢？這份刻板印象，讓我下定決心要努力翻轉它，讓更多人認識噴吶的多元面向、獨特表現力，以及它蘊含的情感渲染力。

在多數歷史文化脈絡中，噴吶屬於「民間音樂」，甚至被視為底層的聲音。演奏者往往社會地位不高，是自小耳濡目染、為了生活目的而學會技藝，沒有經歷正規音樂訓練。在某些地區，噴吶甚至不被當作「樂器」，演奏者也不被視為「音樂家」。但換個角度來看，噴吶其實比任何樂器都更接地氣、貼近人群，樂曲中也充滿了自然及生活元素。從出生到出殯，人生的重要時刻中，總有它的身影。

許多人對噴吶的印象：「吵」。

⁴ Sor，歡樂、慶典、宴會的意思；Nay，中東地區對吹管樂器的通稱。

⁵ 又稱地理大發現（Age of Discovery）指從15世紀至17世紀時期，歐洲船隊出現在世界各處的海洋上，尋找著新的貿易路線和夥伴以發展新生的資本主義。

⁶ 限制基督教傳教與南蠻貿易的法令。「伴天連」是葡萄牙語「Padre」的日語漢字翻譯，意為神父或傳教士，「追放」則是放逐的意思。由於當時傳入日本的基督教宗派只有天主教會，因此該法令實際上針對來自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國家的商人及傳教士而來。

針對這點必須為它平反一下！嗩吶原本就是設計來「傳遞訊息、吸引注意」的戶外樂器，自然音量要大，如果硬把它拿來和宮廷室內樂相比，當然會覺得格格不入。但這不是吵，只是嗓門比較大啦——而且，它其實也能吹得細膩柔和，關鍵在技巧！

政府大聲公：高塔上的聲音守望者

在中世紀的歐洲城市，市政府會雇用吟遊詩人（通常是無家可歸者）為「市立管樂家」（Stadtpeiffer），組成「大聲樂隊」（Alta Capella），每天站上塔樓演奏，報時、布告政令、警示外敵、保衛城門、夜間巡邏甚至負責節慶娛樂（比便利商店的店員還忙！）。這不但解決了城市的社會問題，也提升音樂家的生活品質，還為城市建立了獨特的聲音地景——可說是一舉數得。



蹲坐路邊等待客人上門的土耳其嗩吶小樂隊，業務範圍：婚禮、文定、單身派對、迎娶、舞會、入伍……等。（攝影：黃雅農）



畫家丹尼斯·範·阿爾斯洛特（Denis van Alsloot）描繪了遊行隊伍中演奏的音樂家，1615年。（公有領域）

皇室的声音軍隊

在亞洲，嗩吶經常出現在皇帝出巡的鹵簿儀仗隊中，也被用於加冕典禮，以展現國力。馬來西亞皇室樂隊「Nobat」由嗩吶領奏，搭配多種打擊樂器，編制越大，象徵皇權越大。而鄂圖曼帝國時期的「Mehter」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軍樂隊，更是結合戰爭與儀典的重要聲音力量，激勵士氣、宣示主權，如今仍是土耳其文化的象徵之一。嗩吶在明朝已廣泛流行，並普遍應用於軍中。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1528-1588）在《紀效新書》卷二中提到：「凡掌號笛，即是吹鎖吶，是要聚眾哨隊長來分付軍中事務。」

拳腳間的節奏領航者

在東南亞，馬來武術「席拉」（Silat）和泰國傳統徒搏技術「泰拳」（มวยไทย）中，經常有嗩吶領奏的小樂隊為場面熱身。音樂不只是烘托氣氛，還幫助選手調節呼吸與出招節奏。伊朗的武術遊戲「Tarke Bazi」，兩位玩家互相揮棍對決，防禦同時攻擊對方小腿，一旁則有大嗩吶 Karna 與大鼓 Dohol 助陣，場面熱鬧、節奏分明，是動與聲的完美結合。

⁹ 富有農村生活氣息的朝鮮族民間舞蹈。舞者頭戴特製的頭盔，上有可以旋繞的長纜，舞時擺動頭部，使長纜在頭頂、身側旋繞飛舞。手中擊打著小鼓，以〈喜鵲步〉跳躍前進，頭上長纜不斷旋繞。表現朝鮮族勞動人民在勞動之餘、豐收之後的樂觀情緒。

¹⁰ 又稱作循環呼吸、吞氣，是管樂器的演奏技巧，同時以鼻吸氣及口吐氣，使聲音不因換氣而中斷，可以連續吹奏很長的樂段，以達成樂曲需要或舞臺效果。

¹¹ 加泰隆尼亞地區的民俗節慶活動，字面意義為「城堡人」、「人塔」，意即疊羅漢。疊到越高層人數越少。



加泰隆尼亞傳統節慶「疊人塔」。（照片 Toni Sole, Arxiu Castellers de Vilafranca）

勞動的聲響與集體節奏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勞動者以歌聲或樂音驅走疲憊與無聊。像中國東北的秧歌、討海人的船歌，皆用音樂提振精神。甚至有些地區的農夫一邊聽著節奏一邊割稻提高效率，形成「音樂與勞動」的協作。而韓國的「風物農樂」（풍물농악）起源於農村集體勞作，結合嗩吶、打擊樂與象帽舞⁹，穿梭在巫儀、耕作與慶典之間的大型戶外演出。

宗教儀式中的神聖呢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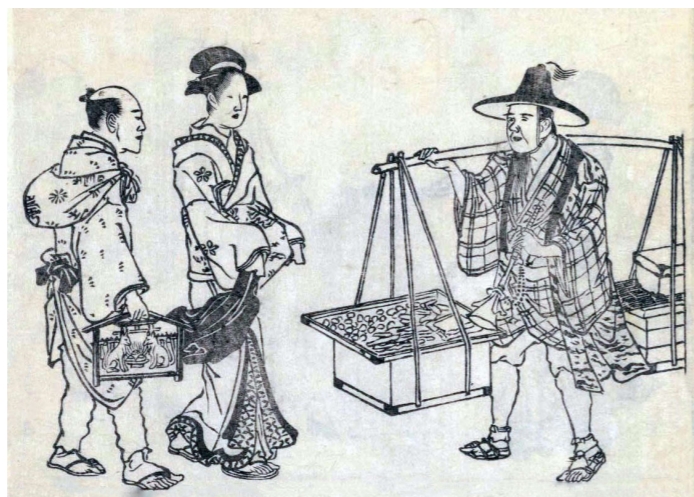
在西藏與不丹，「嘉令」（Gyaling）低沉嗚鳴的樂聲，伴隨喇嘛的經文誦唱，成為人神溝通的橋樑。尼泊爾的「Muhali」則具有儀式性質，特定時日製成新月形，只在日出與鳥鳴之前演奏，因為當地人深信月亮對心智與情緒有深遠影響。在印度，嗩吶被視為吉祥象徵，與寺廟活動密不可分，斯里蘭卡的「Horanawa」更進一步將音樂家的身份與特定種姓制度相連，這些職位世襲，由寺廟提供土地、住所與稻田，保障其生活所需；一旦音樂家辭職，這些資源便可能被收回。

歡慶與歌舞的活力來源

從地方戲曲到傳統節慶，嗩吶一直是舞臺上的靈魂要角。中東民族偏好強烈節奏與熱鬧氣氛，「循環換氣」¹⁰技巧就是在這種需求下誕生的：讓音樂不中斷，一吹就是三天三夜，嗩吶成為熱鬧不歇的最佳推手。這不正是臺灣北管嗩吶的另類共鳴嗎？在西班牙泰隆尼亞地區的「疊人塔」（Castell）¹¹傳統中，「Gralla」與鼓負責掌控每一個「堆疊」關鍵時刻：包括遊行踩街、進入廣場、佔領市政廳陽臺、登上塔頂、拆除人塔、甚至掉落瞬間都有對應旋律，演奏者得全神貫注緊盯塔勢，才能恰如其分地演出每一個轉折。

街頭叫賣的聲音地景

1920年代的兩廣與香港，街頭常見身穿紙糊公雞裝的小販，吹著噴吶模仿公雞叫聲，販賣承載許多人童年回憶的「雞公糰」。同樣的場景也曾出現在日本街頭——Charumera（チャルメラ）成為小販叫賣的名片，江戶時代挑著扁擔的賣糖商人、昭和時期推著拉麵車的小販邊吹奏邊穿梭巷弄，猶如臺灣巷口傳來的「修紗窗～賣玻璃～」小發財車，或冰淇淋腳踏車的「叭嘍」聲。一旦旋律響起，家家戶戶便探頭張望。這樣的聲音記憶，彷彿一場日常的默契呼喚。



江戶時代拿著噴吶的賣糖小販。（《四時交加》（しじのゆきかい）上卷）

很可惜的，如今這聲音已在街頭消失，只留下知名企業「明星食品」用「チャルメラ」作為品牌的記憶，包裝上是一位吹著噴吶的老爺爺拉著餐車與一隻小黑貓作伴。若跟日本人提起「チャルメラ」，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會是：「蛤？拉麵？」如今，網路搜尋關鍵字，只會出現一推速食拉麵……樂器本體早已漸行漸遠。

從統治工具到民主聲道

噴吶最初作為「上對下」的權力工具，承載著威儀與權勢的象徵。幾百年後，它逐漸深入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那麼，今天的噴吶，是否有可能在當代文化脈絡下，轉化為「下對上」的發聲載體？



民眾聚集巴塞隆納街頭，邊演奏Gralla並高喊加泰隆尼亞獨立。（攝影：黃雅農）

得益於教育普及與網路媒體的發展，近年來人們對噴吶的刻板印象漸漸淡化，學習者的性別比例也逐步趨於平衡。我們在網路自媒體、獨立樂團、流行音樂、劇場空間、跨界藝術場域中，愈來愈常看見噴吶的身影。由於它音量龐大，即便在戶外演出中遇到設備斷電，也能毫無阻礙地持續演奏，這一特性讓它近年來開始活躍於各種社會運動與抗議現場，成為發聲與集結的象徵，用音樂向體制怒吼、對抗壓迫。

「噴吶避免了沉默，在對抗中可以聽到喊叫聲，鼓勵人們繼續戰鬥。」哥倫比亞的一位抗爭參與者如此形容音樂在非暴力行動中的角色：它不僅擔任聲音上的催化劑，散發的強大能量更幫助人們承受犧牲、持續前行。它，是革命的號角，也是一種另類的修行。

The Suona's Multiverse: A Sonic Journey Along the Silk Road

Text / HUANG YA-Nung (interdisciplinary artist and suona traveler)

Image / HUANG YA-Nung, Reuters

Often seen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instrument, the suona in fact traces its origins to ancient Persia, in present-day Iran. Its original name, *sornay*, meant “a lively reed pipe.” The instrument reached distant lands as trade, religion, and culture spread along the Silk Road, and adapted through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uona is best understood through its historical lineage, linguistic contexts, and physical transformations. The instrument was adapt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environments using local materials and crafting techniques. The mouthpiece evolved from reeds to silkworm cocoons and palm leaves; the body shifted from sandalwood to apricot wood and bark; the bell expanded from metal and wood to leaf-layered structures—all outcomes of the suona's interaction with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These changes influenced the sound of the suona, its playing techniques, and the various musical styles associated with it.

The word suona takes various form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Variants such as *Dulzaina* in Spanish, *Zurna* in Turkish, *Shehnai* in Hindi, and *Charumera* in Japanese all share phonetic roots, indicating a common origin and deep cultural connections. Far more than a mere musical instrument, the suona has historically played a vital role in imperial rituals, religious ceremonies,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soundscape of daily life.

Over the centuries, the suona has served a wide variety of functions—marking the hour and issuing warnings from municipal towers in medieval Europe; setting the rhythm and atmosphere for martial arts contests in Southeast Asia; coordinating collective labor in agrarian societies; and creating a sacred ambiance in the religious rites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In the streets of 1920s Guangzhou and Japan, the suona heralded the arrival of peddlers.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celebration to protest, the suona has echoed through all stages of life and all shades of human emotion.

The suona has at times been narrowly stereotyped as a “funeral instrument” or dismissed as merely loud. Yet such views overlook its original design as an outdoor signaling tool, where powerful volume was essential. In the hands of a skilled performer, the suona reveals a remarkable dynamic range, spanning from bold, resonant calls to finely controlled, delicate tones, capable of evoking deep emotion and nuance.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spread of education a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 suona has gradually shed its traditional image and demonstrated new vitality. It has not only entered the realms of pop music, theater, and interdisciplinary art but also appears at social movements and protest sites across the country, becoming a tool for the masses to voice their concerns. Transforming from a symbol of top-down power in the past to a language of democracy from today's grassroots, the suona has become a vital sonic symbol connecting history and modernity, ritual and daily life, governance and resistance.

The cultural journey of the suona i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how sound transcends borders, resists oblivion, and resonates with the world.